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九十九編

偵探小說

陸上血書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得此一書
勝他萬卷

辭源

四百餘萬字
三千餘頁

新 字 典

(定 價 表)

新 舊 名 辭 中 外
典 故 無 不 詳 備

路號	冊數	定價	已通郵設	輪船火車
甲種大	十二冊	二十元	八角	八角
乙種大	二冊	二十元	一元	二元
丙種大	二冊	十四元	八角	二元
丁種中	二冊	七元	四角	四角
戊種小	二冊	五元	三角	三角
計 另 費 郵 國 外				

編 輯 者 數 十 人
費 時 歷 七 八 載

原 本 洋 裝 六 冊 二 元 四 角
縮 本 洋 裝 紙 布 面 一 元 二 角

學 生 字 典

紙 面 六 角

本 書 就 中 學 以 下 學 生 程 度 編 纂 專 用 淺 近 文 言 注 釋 字 義 而 尤 以 改 良 切 音 釐 正 字 體 為 本 書 特 色

布 面 八 角

皮 面 一 元 八 角
紙 布 面 一 元 二 角

壁上血書

第一章

倫敦某酒肆。有兩人對酌。一名瓦達。爲英國候補軍醫官。一名塔涅齊。瓦達舊友也。瓦達初在倫敦大學醫科卒業。得有醫學士證書。因志欲爲軍醫。復在奈稜列教習所。補修軍醫中需用學課教科。旋入軍隊。時適英國與阿富汗第二次戰事起。瓦達隨其國軍遠征。不幸在戰地負傷。由軍中護送回國。請得九個月假期。特來倫敦。從事調攝。不意與塔涅齊邂逅於道左。彼此驚喜。遂攜手入酒家道。故彼兩人雖不得云至交。然瓦達曩曾爲塔涅齊病院中助手。相與談飲者有年。塔涅齊問瓦達曰。敬問君。君今何業。瓦達曰。一無所爲。閒遊而已。顧君亦知此間有無價廉之屋。可以下宿者乎。塔涅齊曰。君亦欲尋下宿處耶。語之誠巧。今日僕遇兩人。皆言此事。君猶記昔居病院時。有一人時來借余實驗室者乎。渠謂昨覓得

813.7

6611

2 (99)

一室。租價極廉。惟其室過廣。欲得一人同伴而居。瓦達卽曰。妙極。不識僕可與同居否。乞爲我詢之。塔涅齊搖首曰。瓦達君。吾勸君不如其已。因荷美滋其人。實有奇癖者也。瓦達問曰。君所謂彼之奇癖。果爲何癖。塔涅齊曰。言其癖。殊至可哂。彼欲研究人類死後。須歷幾何時。乃不見血。恆以杖鞭人死骸。以爲試驗。瓦達喜言曰。是不誠有趣耶。塔涅齊曰。是誠有趣。君此語實令余驚異。君亦真怪特人也。瓦達曰。僕意其爲是。殆爲醫學上之研究耳。塔涅齊曰。不然。彼固略通醫學。然並非專攻是學者。彼於解剖學與藥品學尤精詳。但亦非有秩序之研究。彼平日所樂研究者。乃至微極細之事物。有時專門家反爲所駁倒。如烟草之灰。血痕之點。恆人所不經意者。彼輒知之甚悉。瓦達曰。彼研究此類事物。將欲何爲。君亦曾問之否。曰。彼其人殊不易與言。彼非輿到時。雖與之語亦不應。故未以問也。瓦達曰。如此寡言嗜學之人。良不易得。君能爲余一紹介否。塔涅齊曰。君亦可謂好奇也已。想彼今日已來余實驗室。曷一同往覘之。兩人乃同出酒肆。卽呼市旁馬車。向病

院疾馳而去。旋至一狹巷門次。車卽停。彼等下車。逕入狹巷。啓一小扉。乃病院中之一室。旣繞出長廊。緣石梯上昇。卽實驗室所在也。室上樓甚高。煤塵滿地。四邊堆積各種藥餅。中設一低圓小几。有試驗管蒸溜器等。錯列案上。中燃一化學實驗用之玻璃燈。燄作青色。怪味逼人。內有一人。軀幹脩偉。立几前。殫心實驗。聞兩人足音。亟迴首顧謂塔涅齊曰。塔涅齊君。僕今獲一有趣味之新發見。請速來觀。蓋僕發見一奇異藥物。此藥唯動物之血。能使反現。君亦謂奇否。彼言時如已發見巨大金鑛。喜溢眉宇。

第二章

塔涅齊於荷美滋所語。置若罔聞。第爲瓦達作介曰。荷美滋君。此爲余舊友。瓦達君。因彼欲與君同住。故特與偕來。荷美滋卽與瓦達握手曰。君名瓦達乎。此後一切敬祈愛照。繼熟視其面曰。幸恕余問。君曩非在阿富汗斯坦乎。瓦達曰。君何以知之。荷美滋曰。是可不必問。且請觀此藥品。唯血能使反應。眞有趣也。瓦達曰。此

在化學上。或可爲有趣味之發見。特恐未必有裨實用耳。荷美滋曰。君何言。何竟謂無裨實用。君不知此乃法醫學上一大發見也。苟有此藥。則遇何種血痕。皆能分別。君請前。僕將實驗使君觀之。言至此。卽以小刀自刺其指。令血噴出。因語瓦達曰。以此血混入盃水中。水與血之成分。原不過千分之一。驟觀之。其中有血無血。幾不可辨。然若以僕發見之藥。投入其中。則霎時可使現露。試觀之。言時卽將試驗管取出。見盃中之水。立成紫色。有無數渣滓下沈。乃顧謂瓦達曰。何如。君能無崇佩余否。瓦達但答曰。誠有趣。荷美滋又言曰。從前識別血點之法。雖有種種。然皆太陳舊。且不能確驗。顯微鏡雖可照見血球。然若其污點閱時稍久。則全不合作。至僕發見之藥。無論污點經時久暫。皆得有效。故爾可寶。如使此藥早日發見。則今之躬犯殺人罪。而猶得徜徉於市中者。其人應早已上斷頭台。決不能使漏網。瓦達聞之。不知所對。但曰。然誠然。荷美滋復言曰。凡對於殺人案件。欲判其有罪與否。要可從此點決之。例如今捕得一人。有殺人嫌疑者。當卽檢查其衣服。

如衣服中有赤黑污點。則此點是否血點。抑爲鐵繡。抑爲汙泥。實足使多少偵探迷離。而刑事上之重大問題。卽因之不能解決。時彼意致忻然。以右手橫置胸際。如立演說台中。下有無數聽衆。聆其講演者。瓦達睹此狀。因詢之曰。由君言觀之。則君所發見之藥。似有重大關係。荷美滋狀益自得曰。如去歲富蘭托街與賀爾托街。兩殺人案件。苟其時已發見此藥。則捕緝犯人。當易如反掌。彼於是更歷數各有名罪案。絮絮不休。瓦達笑曰。君於此事。洵可謂詳悉。然君曷不著一偵探叢書。荷美滋曰。余若爲是書。定爲社會所愛讀。言次。彼如忽有所憶曰。此事可暫不論。且先決定吾輩下宿之處。余昨所閱者。乃在星加街。今彼此旣欲同居。他日如有不滿意事發生。則悔已晚。故兩人平日之短處。皆不可不先說明。余請先爲君言之。余日常嗜吸味濃煙草。君得毋惡之否。瓦達曰。否。僕亦嗜煙。是無妨礙。荷美滋曰。若是甚善。再余喜置各種藥品於室中。時行實驗。有妨否。瓦達曰。不妨。荷美滋曰。余好靜思。恆四五日不作一語。爾時幸勿疑余爲怒。瓦達曰。不語尤善。荷美

滋曰。余之癖已一一爲君殫述之矣。由此將請君自言其癖。瓦達承問。笑答曰。余僅蓄一小犬。時作聲狂吠。余自亦厭其囂。是不可不預爲君告。荷美滋曰。君厭囂耶。然則提琴之類何如。瓦達躊躇答曰。提琴耶。苟善彈者。余亦嗜聽。如不善却難堪也。荷美滋曰。是固無待言。顧此外君尙有言否。瓦達曰。余此外別無嗜好。無須豫言者。荷美滋曰。然則翌午煩君再來此處。便可同往觀屋。是日兩人遂別。瓦達由歸途至旅館。竊念荷美滋爲人極甚是奇特。不知彼爲何如人。又彼何以知余曾居阿富汗。此種疑問。時往來腦海中。竟日不釋。

第三章

次日瓦達如約。詣荷美滋許。同赴星加街二百二十一號。視召租空屋。屋分廳事與寢室兩間。窗壁整齊明淨。無不當意處。因與屋主議定一切。當晚卽遷至其處。荷美滋性嚴正。行事皆有定則。瓦達不知彼從事何業。但見其每晨必早出。亦不知何往。彼身長六尺。微瘦。骨格端正。鼻高而尖。如鷹嘴。眼光炯炯。一見知非凡人。

彼富於零碎智識。若與泛論事物。每足令人傾倒。願彼雖賅博。往往有尋常淺近之事。彼反不知。出人意料之外者。如晝夜之別。由於地球環繞太陽之周圍。本初等小學生徒所知之事。而彼轉若不知。瓦達有時或哂其陋。彼答辯絕妙曰。此事雖莫之知。亦何足哂之有。余於此事。不惟不欲記憶。卽已記憶之。亦必力求忘去。瓦達曰。君何爲必欲忘之。荷美滋曰。人類頭腦之容量。固有一定。如漫然以凌亂無序之智識。盛入腦中。則智識盛滿時。必要之智識。或爲不必要之智識。所排出。故余於不必要之智識。務令遺忘之。瓦達曰。雖然。適所謂地球繞太陽周圍。乃成晝夜之事。安得謂爲不必要者。荷美滋曰。此事在我。全不適用。謂地球繞太陽周圍也可。謂太陽繞地球周圍也。亦無不可。要與余之職業。毫不相關。瓦達聞此。欲卽叩彼操何職業。因見彼蹙額作不悅狀。遂已。心中私念彼謂於職業上。不必要之智識。力求遺忘。則彼必要之智識。當爲彼從事之職業矣。其夜特就荷美滋之智識。列作一表。

荷美滋之智識表

一文字之智識

無

一哲學之智識

無

一天文學智識

無

一政治之智識

少許

一植物學之智識

關於煙草毒藥阿片等物知之最詳

一地質學之智識

見人靴上之泥即知其來自何地是

蓋有不可思議之眼力

一化學之智識

極深

一凡驚動社會之刑事案件與社會發生之奇異新聞彼無不登記者

一善彈提琴

一嫻熟擊劍拳鬪等術

一有法律之實際的智識

瓦達作此表竟。綜合觀之。覺世上無一職業。需此拉雜之智識者。推求不得。遂以其表投火中。抑荷美滋善彈提琴。已揭前表矣。然彼每奏曲譜。亦與其爲人同茲怪特。如於夜深時聽之。幽咽淒清。幾令人疑爲鬼語。初瓦達與荷美滋同居一星期中。不見一人來訪。後乃有多人日踵其門。詢問荷美滋者。瓦達亦不知爲何事故。有時荷美滋且趣其避入寢室。獨與客促膝密談。語已。來客欣然逕去。

第四章

一日瓦達晨興。視平時獨早。及入食堂。則見荷美滋方食。而瓦達坐前食物。尙未送來。閒坐無聊。因取坐傍雜誌。任意翻閱。見一論文。標題爲『推理之學』。文中有言曰。『觀一滴水。可以想像滄海之深。觀一顆砂。可以察知山嶽之大。觀鎖之一環。則人宜有推知其全長之力。此力實吾人日常生活所必需。無論何人。苟時時留意。皆可以鍊得之。人如鍊得此力。則觀他人衣服之着法。與手指足指之形狀。

斯其人之職業境遇。不難由此判定之。若至乎其極。由有形以進推無形。人之精神狀態。亦不難知之。』云云。瓦達閱至此。一人自語曰。是直夢囈耳。荷美滋聞之。問曰。君謂何。曰。僕謂此論說耳。論中謂觀人衣服之着法。即可知其人之職業。是猶近理。至其人之性質與精神狀態。果何由知之耶。荷美滋曰。即知之。有何不可思議。實告君。草此文者。即僕也。瓦達聞此文。係荷美滋所作。頗自悔失言。曰。是乃尊著耶。荷美滋曰。然是乃僕衣食之源也。瓦達曰。是乃君衣食之源。然則君究操何職業。荷美滋曰。君若詢余之職業。則此偌大之倫敦市中。恐難覓得第二人。與余同業者。余之職業。乃偵探之顧問。凡偵探遇有奇難問題。必來叩余之意見。大凡刑事案件。類似者甚多。余但須聽得其事之要點。則不出戶庭。即能洞明其事之真相。故余於此道。嘗自謂具有一種特別之天才。余初遇君時。詢君曾否寓居阿富汗斯坦。其時君似瞿然驚也者。實則此事並不奇。試以其理爲君言之。例如。此處有一人。似醫士。又似軍人。則不問可知爲軍醫。再其人爲烈日所侵。身又負

創。則可推知其必在熱帶地方。遭際危難。合而觀之。英國軍醫。在領土內之熱帶地。遭難而負創者。舍阿富汗斯坦外。更有何處。君意謂何。瓦達詫歎曰。固如是耶。得君說明。今知之矣。荷美滋意益自得曰。是無足奇。是蓋極尋常者也。少間。彼愈矜其術之神。謂全國偵探。皆其門徒。瓦達以其言太誇。不欲畢聞其語。乃轉身至窗前。向外閒眺。見一人疾行而前。細認對側門牌號數。彼欲藉此以亂其言。因曰。不識此來人尋覓誰何者。荷美滋倨然曰。此人原爲海軍預備兵曹。瓦達不信。意荷美滋因己不識其人。特隨口妄應以欺己者。旋此人轉視此側。見門首張貼兩人名姓。疾前以手按門上響鈴。門闢。卽登樓。問荷美滋君居此否。繼出函一緘。授荷美滋。返身欲去。瓦達欲驗荷美滋所言確否。意謂若不確者。卽可執此懲其驕妄。因止來者曰。送信人請少待。余欲問君。君從事何業。其人曰。余郵局送信人也。瓦達曰。否。余所問者。君前此何業耳。君昔非海軍兵曹耶。其人曰。然。舉手至帽爲禮。便飄然去。瓦達目送其人。已又迴顧荷美滋。詫異不置。幾疑荷美滋爲神。

第五章

先是瓦達於荷美滋技倆。陰雖敬服。惟以其人驕而無禮。頗用不歡。屢欲乘隙有以折之。及見其兩次所言皆中。遂極佩其技。不復有嘗試之心。忽問之曰。適來送信者。君何以知爲海軍兵曹。荷美滋曰。此有何不可知者。人若知二加二爲四。則此事當亦能知之。君不見彼手掌中尙有鐵錨所刺痕迹乎。鐵錨乃海船中所用之物。此一定不易者。繼觀其人步驟。極似軍人。居於海上之軍人爲何。是蓋爲水兵矣。然觀其人態度沈重。似曾居人上者。故余斷爲海軍兵曹。是並無不可思議者。瓦達曰。君言良是。佩服佩服。荷美滋殊不爲意。曰。是何足言佩服。言次。卽以適所遞到之信。置瓦達膝上。曰。君請觀此信。就中所言頗有趣也。信文如下。

荷美滋先生足下。逕啟者。昨夜距朗林街不遠處。發生一奇怪事件。今日午前二句鐘頃。始由巡街警吏。因其街三號空屋中。有火光外射。入屋檢查。則見門內第一室中。有一紳士死屍倒臥室內。身中所挾名刺。上印有美國阿哈育州

格里布蘭郡篤列巴字樣。所有隨身用物。俱未遺失。最可異者。死人身上。不見一傷。而地板上血迹甚夥。意欲仰乞鼎力。助余偵探。累費清神。無任惶恐。

格列斯彌敬啓

荷美滋待瓦達閱畢。笑曰。凡來僕處書函。類皆爲如是言者。作此書之格列斯彌。乃警察廳中偵探。頗有名。凡言此間著名偵探者。不曰格列斯彌。卽曰托里亞瑪。君如有暇。曷偕余一往觀。瓦達曰。極願隨君一觀。或可稍增閱歷。因與荷美滋出門。卽登市旁馬車。命駛向朗林街。蓋來書所稱殺人處也。倫敦故多霧。天氣陰黯。烈風吹顏。瓦達在車中。默念死屍橫陳狀。心輒作惡。荷美滋則以得試手腕之新舞臺精神。踔厲有逾平常。車行至朗林街。距所謂三號空屋不遠處。兩人卽下車。見其屋氣象陰森。宜爲殺神所嗜。屋前有一庭園頗廣。然以久無居人。蕪雜殊甚。中有小樹數本。亦如經久病。悉莠黃矣。庭前紅瓦鱗鱗。有一警吏昂然立其處。揮止閒人入觀。荷美滋自下車。卽入屋檢查屍體。頃之兩目作半開半合狀。周望屋

之四隅。繼出驗門外轍痕馬迹。與來人足蹤。已若有會悟。頻頻點首。後復入庭中。欲有所審視。顧園土本雜紅泥。已爲警吏往來踏亂矣。荷美滋見此。不禁面呈微笑。

第六章

時門首立有一人。面皙髮黑。手持日記簿一冊。見荷美滋低首承迎曰。君至甚善。今屋內毫毛不敢有所動。以待君來。卽煩君檢查之。爲是言者。卽前具書之格列斯彌偵探也。荷美滋曰。君尙言毫毛未動耶。庭中泥土。任人踐踏。此案中人之足跡。已無從辨識矣。格列斯彌慚謝曰。此事君不能以責僕。屋以內由僕管之。餘皆委諸托里亞瑪。今若此。咎在托里亞瑪。不在僕也。言已。兩人相偕入內。一入門。第一室內卽見屍體橫陳。窗上所嵌玻璃。悉爲塵冒。光線黯淡。地板上塵埃。厚可寸許。全室盡作淒慘之色。而此塵埃滿積之地板上。臥有一紳士死骸。衣服麗都。體胖而不甚高。兩腳拳立。齒根緊合。眼翻上睜向樓板。瓦達本業醫。所見死人不鮮。

然從未見死狀。有如是醜惡者。私念其人生前善惡。雖不能知。然即其死狀之醜。惡以觀。似覺其人實有致死之道。旋托里亞瑪亦至。目銳而小。四顧室內。忽曰。眞怪事。余爲偵探。雖歷有年。如此次怪事。實第一遭也。荷美滋問曰。君已得端倪否。曰。否。尙未得何端倪。荷美滋卽蹲伏屍體旁。遍檢屍體。訖指地板上血迹言曰。全身似無一傷。托里亞瑪曰。然全身無傷。荷美滋曰。然則是必爲加害者之血。余曩曾見有是事也。已復向死屍自頂至踵。以手按驗一次。曰。斯可矣。請命人昇去。旋二人從外入。正昇屍時。突見一金指環。鏗然墮地板上。托里亞瑪急拾視之。曰。是訂婚所用指環也。此案與女子必有關係。或加害者卽爲女子。亦未可知。而此案情益入複雜矣。荷美滋曰。此案情果複雜。抑簡單。猶屬疑問。不得因一指環。遽加斷定也。顧此外。彼尙攜有何物否。托里亞瑪曰。悉陳列在是。共計金錶一隻。金錶鏈一副。品針一枝。上鏤犬首形。兩目各嵌紅玉。俄國皮製名片夾一隻。中盛格里布蘭篤列巴名片數枚。外有信二通。一爲與其本人。一爲與斯塔達。兩信皆由奇

渥輪船公司寄來。信面鈐印輪船出口時刻。荷美滋曰。君曾查訪斯塔達其人否。托里亞瑪曰。兩信皆未具發信人姓名地址。一時無從查問。然已飭部下偵探。暗事探訪矣。荷美滋曰。已向格里布蘭詢問否。曰。今晨已發電問之。荷美滋曰。君電中作何語。曰。意謂關於篤列巴與斯塔達兩人之事。如有可供偵探家之研究者。乞卽見告云云。荷美滋曰。余意此外尙有一案中之緊要關鍵。不識君曾以此問之否。托里亞瑪曰。未。余認此外更無待問之必要者。荷美滋莞爾而笑曰。其然。豈其然乎。余蓋將別有以問之。時托里亞瑪于室隅。忽然狂喜。取火以手指壁。曰。荷美滋君。曷觀此壁。壁上書有字。君見之否。視之則室內已經剝蝕之粉壁上。有鮮血所書『拉黑』二字。托里亞瑪意極自得曰。今此室隅甚暗。余意加害者書字時。必曾取燭置煖爐上。乃能爲此。格列斯彌聞之意似妬嫉。曰。此事何必深究。君能知拉黑二字。作何解否。如不得其解。雖見如未見也。托里亞瑪曰。君不知拉黑何解耶。余意必有女子名拉黑兒者。彼正欲書其名。已忽懼有人至。未將兒字寫

畢。遂行。試觀他日此案破獲時。必有一名拉黑兒之女子。與此案有關。已向荷美滋問曰。君何爲吃吃笑。君平日手腕雖敏。今於此點。要不能不佩余也。荷美滋仍笑曰。君毋遽自誇。余尙未檢查室內。因從懷中取出顯微鏡與卷尺一柄。徐向室中周視。繼引卷尺伸在地板測量。又持顯微鏡諦視壁上血迹。已問曰。發見此屍體之巡警。爲何人。居何地。托里亞瑪曰。其人名賽義。居坎信頓公園傍四十六號室。荷美滋卽出日記簿。載明其人姓名地址。顧謂瓦達曰。瓦達君。吾輩可從此歸矣。行不數武。忽駐足曰。格列斯彌君與托里亞瑪君。余今有一言。煩君等留意。以余觀之。此死者乃爲人所殺。行殺者乃男子。此男子狀貌甚高。且強健。臂長而脚却小。靴前爲方形。口中吸有印度煙捲。當行殺者與被殺者至此。係同乘一馬車。車係一馬所曳。馬四足鐵蹄。三者舊。一者新。且意犯人面部。爲赤黑色。右手第二指爪甚長。凡此之事。或可供諸君參考。故特爲約略言之。兩人聞言。互相覷視。不審所以。旣托里亞瑪狀似不可忍曰。君斷定爲人所殺。何以不見一傷。是果以何

物殺之者。荷美滋曰。是以毒殺之者也。再告君。拉黑二字。乃德國語。意爲復讎。君幸毋事探訪。所謂拉黑兒之女子。致徒勞無功也。言已。兩人愈錯愕。噤不能一言。彼則偕瓦達返身走。

第七章

當荷美滋與瓦達出朗林街三號空屋時。已午後一旬鐘。荷美滋特繞道至近處電報局。發一長電。不知致與何人。後卽呼市旁馬車。偕瓦達返。瓦達坐車中。憶彼適與兩偵探所言。心至疑訝。問曰。荷美滋君。案中情節。君何以能一一知之。余實不解。荷美滋曰。是何難知之有。今請爲君言其故。余見門前有轍迹二道。印地甚深。知犯人必以馬車來者。至馬足鐵蹄。則以馬蹄印於地者。惟一印最明瞭。餘三印皆模糊。是知其明瞭者爲新。模糊者爲舊。瓦達曰。君又何以知犯人狀貌之高。低強弱。與臂之長短。脚之大小。荷美滋曰。凡人身之高矮。大抵可從其步驟驗之。余觀犯人足跡。印入庭內泥土中者。比常人略小。前作方形。再觀其步位相距甚

長。卽知其人高可六尺。又人書字於壁時。字位之高下。恒與其臂之長短相稱。余觀壁上血書位置。故知其臂長。瓦達曰。君又何以知其右手第二指爪長。與口吸印度煙捲。曰。余觀壁上拉黑二字。乃以右手第二指蘸血書者。執顯微鏡細窺之。字裏有裂痕數處。苟非爪長。安得有此。至所吸何種煙捲。則因其落於地板之灰。黑而凝結。知爲印度煙捲之灰。余於煙捲一物。精心研究者有年。故一見其灰。卽知爲何種煙捲。此余之所以異於尋常偵探也。瓦達曰。君又何以知其面爲赤黑色。曰。是蓋余以臆測之。大約不致有誤。顧此事不久。卽當分曉。君請靜觀其後。瓦達曰。犯人何爲於壁上書德語復讎二字。曰。彼蓋欲使偵探迷惑。故特用德國語。使人疑爲社會黨所爲。不知德國社會黨人。近多不用其本國文字。而用拉丁。此事自余觀之。乃其欲蓋彌彰也。彼此問對間。馬車忽行至一曲巷。此轉彼折。復至一橫巷門首。荷美滋因命停車。入巷見羣兒在巷中嬉戲。遂問巷內居有名賽義者否。羣兒咸應聲曰。有巷隅四十六號者。是也。荷美滋更前行。見四十六號門首。

果嵌一小銅牌。上書賽義。卽款關請見主人。及賽義出。荷美滋問曰。朗林街三號之案。非君發見者耶。賽義漫應之曰。然。余已具報告書。呈警察署矣。君欲知其詳。可往取報告書觀之也。荷美滋曰。余欲求君直接語我。故特造尊寓奉教。言次。卽從衣囊中出金幣一元。授賽義。賽義見金。神色頓喜曰。旣承下問。敬當以其始末爲君陳之。余每日供職時刻。爲自夜十句鐘起。至翌朝六句鐘。昨夜余出供職。市上初甚靜肅。惟十一句鐘時。有兩人剝啄。至一旬鐘。則天突降雨。連綿不絕。行人甚稀。但聞雨聲淋漓。景至淒寂。余思過酒肆小飲。行經朗林街。見第三號空屋中。有火光自窗射出。心疑有變。至門隙窺之。則……荷美滋聞至此。問曰。君其時非因屋中漆黑。心忽生懼。遽向外疾退乎。賽義異甚。私念爾時事。彼何以知之。因答曰。然。誠如君言。余時以屋內黑影沈沈可怖。又未攜燈。不覺向外急走。少間。再入門。突見一死體。又不覺驚躍出外。旣取警笛吹之。則近處同僚。咸馳集空屋。相與駭歎不已。荷美滋曰。其時門外有何人否。曰。無人。但有一醉漢而已。荷美滋曰。

是固有人矣。醉漢詎得謂非人。賽義曰。雖然。醉漢與此案無關係。荷美滋曰。有關係與否。不檢查何由知之。然且問君。其後醉漢果何如者。賽義曰。意其後必歸家去矣。余初躍出戶外時。見彼緩步而歌。聲至亢厲。在平時例應引置署內。護送其歸。以爾時倉遽。遂放任矣。荷美滋曰。醉漢容態何如。面色係赤黑者否。賽義曰。然。面色誠赤黑。且身着一長外衣。荷美滋曰。吾知之矣。敬謝君。願余有一言。請君勿怒。君如此爲警察。恐百年亦無升轉。蓋君所見之醉漢。卽此案犯人。失之當前。豈不可惜。雖然。往者已矣。後幸留意。言已。興辭出。謂瓦達曰。賽義躬遇犯人。竟同無睹。任其逸去。諺曰。愚人無藥醫。眞彼之謂也。瓦達曰。如君言。僕竊有不解者。醉漢若爲犯人。何以去而復返。荷美滋曰。彼復來取指環耳。意彼指環。必屬何人遺物。而於犯人最爲切要。當彼出戶後。始憶其物遺在死者之旁。急行返取。適警察已來。故佯爲醉人。以欺警察之目。然余有一策於此。將使其人復來。卽仍以指環爲餌也。荷美滋爲是語時。大有成算在胸之象。

第八章

瓦達既歸。憊甚。及登樓。卽坦臥睡椅中。荷美滋是夜以尙須赴某處音樂會。復出。夜半始歸。見瓦達雙睛炯炯。尙未就眠。乃問曰。夜深矣。尙不眠耶。瓦達曰。余自今晨見彼死屍後。心緒殊惡。今若猶在目前。殊不思睡。余昔居阿富汗斯坦。日日皆見死人。然未見死狀如是。獯惡者。荷美滋曰。是有故。凡與敵戰爭而死者。未赴戰場以前。已抱一爲國犧牲之心。雖死毫無遺憾。若此死者。則身帶無數祕密。死非其所甘心。故現可怖之象。然今日晚報中。已有此案之記事矣。君見之否。言時卽取其報投案上。瓦達拾閱。則一廣告也。文曰。

僕今晨在朗林街。拾得金指環一個。失物原主見此。請於明晨八九句鐘時。來敝寓取去可也。

星加街二百二十一號瓦達啓

荷美滋曰。此廣告若署僕名。殊多不便。故特借用尊名。乞恕冒昧。瓦達曰。用僕名

固不妨。但明日若有人來取指環。余實未有此物。將何以應之。荷美滋曰。是可勿慮。僕歸時。在鐘錶肆中。購得一指環。酷似原物。有人來取。可卽以此與之。明日事君。且以任僕。今夜靜臥可也。於是兩人各就寢。迨翌晨。以平日貪眠之瓦達。恐早間有人來尋指環。晨興獨早。且恐來人將有意外舉動。特出手槍拭油。取彈實槍口。以備不虞。越八句鐘。忽聞門外有人按鈴。荷美滋急匿寢室內。留瓦達獨居客廳。瓦達端坐廳中。以手槍置案下。如臨敵然。已聞人緩緩登梯。履聲甚弱。不類少壯人足音。比其入室。則一六十餘齡老嫗也。瓦達初意。今晨來取指環者。必爲壯夫。狀必匆遽。不料今竟非男而女。且年邁而貌龍鍾。迥出其意計之外。不禁爽然。老嫗入室。與瓦達從容爲禮。曰。名瓦達者。卽先生耶。前夜弱息薩耀。往觀馬戲。歸時忽失一金指環。心極悵悶。頃見報上廣告文。知幸爲先生拾得。倘以見還。弱息定當歡悅無似。瓦達因出指環示之。曰。原物是此否。老嫗受指環。反覆審視。曰。是。是。卽原物也。敬謝先生。老身將持是歸。還告弱息。瓦達曰。媽丹尊寓何處。老嫗

曰。家住丹罕街十三號。言已即取指鑲。蹣跚而去。荷美滋見老嫗去。自寢室躍出。謂瓦達曰。適來老嫗。恐係間諜。余將尾而觀之。因疾披外衣。出門去。及半夜歸來。面慘然呈失望色。以手拭額上汗言曰。此行殊失利。若使警察署偵探聞之。必將傳爲笑柄。初余出門時。見老嫗狀甚張皇。若已知有人尾其後者。行數武。即喚馬車至丹罕街十三號。余亦急登其車。坐車臺後。暗監視之。自以爲彼無可逃矣。詎車行至十三號之際。輒不見其下車。尋視車中。亦已杳無人影。豈不誠憾事耶。瓦達曰。據君言。彼蓋於馬車進行時。中途逸去矣。荷美滋曰。必是無疑。雖然此事未遽絕望。余今尚有種種善策也。君幸勿爲余憂。瓦達聽其言畢。即就寢。荷美滋一人獨坐煖爐側。按撥提琴。音調低沈。不審所彈何曲。而此案之祕密。若即從絲絃中。一一告語之者。

第九章

翌晨起閱各報。則記述此案者。揣測不一。有謂爲社會黨人。因其黨員違犯宗旨。

加以制裁者。有謂因戀愛不遂。藉以洩憤者。後則咸謂現警察署格列斯彌托里亞瑪兩偵探。正在熱心訪查。想此案要犯。不久當可緝獲云云。且有謂刻有暗探荷美滋。亦在襄辦是案。此人探事頗熱心。格列斯彌與托里亞瑪將薦引之爲正探云者。荷美滋閱至此。哂謂瓦達曰。各報社真不解事。彼竟視余爲格列斯彌等之門徒。詎不可笑。已聞樓下足音雜遝。瓦達問曰。是爲誰。荷美滋曰。是余部下偵探隊也。旋有少年六人入。面荷美滋立正爲禮。荷美滋詢其中名粵安瑪者曰。粵安瑪。已值得否。粵安瑪曰。未。荷美滋曰。宜更細心偵察。毋以一時偵察不得。遂置不理。言時從衣囊中取出銀幣若干。分付彼等曰。爾等持去分用。旣而曰。去。荷美滋一揮手。彼等六人。遂如羣鳥紛紛飛去。繼又聞門外鈴鳴。視之則格列斯彌也。格列斯彌入室。卽謂荷美滋曰。彼案破矣。特來告君。君聞之。當爲余道賀。荷美滋心若不信。曰。犯人已緝獲否。曰。已緝獲。犯人名埃薩克。乃海軍士官。今拘入留置所矣。且自伐其功曰。日前余在屍體旁。見一高頂帽。余已留心。後遂從此着手。荷

美滋曰。其帽非買利克公司製造者耶。格列斯彌曰。然。君亦至彼處探訊耶。荷美滋曰。未。格列斯彌曰。君此處未免疎忽。何竟不一訊之。余則親赴彼公司。訊問此帽係何許人所購。據云。購者名篤列巴。寓托列克街埃薩克宅。余以此案端緒已得。喜甚。卽驅赴埃薩克家。見主婦雙睫紅腫。似經痛泣者。心異之。就詢。乃知篤列巴與斯塔達。皆曾寄宿其家。因篤列巴性狂蕩。時與其家女傭調弄。並及其女芙美。主婦怒。逐之。二人遂去。及夜。篤列巴大醉。復至其家。強執芙美手。與作種種褻態。時其兄埃薩克。適以休假在家。憤不能忍。出毆之。篤列巴始欲與鬥。繼知勢不敵。乃返身奔。埃薩克執杖自後追擊。其後不知作何行動。惟深夜始歸。據埃薩克自供。則謂方彼自後疾追時。篤列巴忽躍入馬車。彼以人走不及馬。遂折歸。途中遇舊友某。邀入酒肆。故至滯緩云。然以余思之。彼自後以杖追擊時。必已中篤列巴身上要處。竟致絕命。後乃曳入空屋者。且彼欲欺朦偵探之目。故特遺金指鐲於其身。而染血爲書於壁。此確然無疑者也。荷美滋曰。是實勞甚。由君言之。此大

功良不可沒。格列斯彌復曰。托利亞瑪君殊可笑。彼不知犯人已得。猶日搜尋斯塔達之行蹤。真愚不可及也。時又聞履聲的的。緣梯而上。兩人言遂中止。

第十章

時托利亞瑪繼入。見格列斯彌已先在。問曰。君以何時來。格列斯彌曰。余來亦未久。不圖得於此處遇君。顧君於朗林街三號一案。已偵得好消息否。托利亞瑪曰。余意此實一極大刑事案。君謂何如。格列斯彌曰。是何待言。君今日始知之耶。托利亞瑪曰。君所知者。僅今日以前事耳。余則於今晨六鐘。見斯塔達在哈耶佛家。又爲人所殺矣。格列斯彌聞言。不覺愕然驚立。致所飲威士忌酒。傾置座上。問曰。君言確乎。托利亞瑪曰。乃余親目所睹。焉有不確。荷美滋從旁問曰。適格列斯彌君。曾備述其捕得犯人情事。今君於何處親遇斯塔達見殺。能爲余言其詳否。托利亞瑪曰。可乞垂聽。余固爲述此事來也。曩余見篤列巴衣囊中二信。有一與斯塔達者。余卽飭部下偵探。訪查斯塔達其人。後聞其寓禮拓黎街哈耶佛宅。今曉

特早起。躬探之。意彼必尙未起。可掩捕之於其寢蓐中。詎昇樓至其室前。見鮮血從室內流出如注。驚絕。出聲喊。哈朗佛家主僕。聞聲奔集。見戶已從內緊鍵。不得已拔鍵入。則斯塔達仰臥牀上。流血浹牀。其小腹左側。有刀痕洞貫心坎。胸際……荷美滋聞至此。遮問曰。非以血書有拉黑二字乎。托利亞瑪曰。然。格列斯彌聞此。忸怩言曰。據托利亞瑪君所言。則此案要犯。乃與前案同出一人。同一目的。而余所捕得之海軍士官。埃薩克。乃無關係之人。托利亞瑪又言曰。聞今早天薄明時。配送牛乳者。在哈耶佛宅後。見一梯附樓窗口。有一身長而面赤黑。外着長衣之人。自窗穴緣梯下。時送牛乳者。以彼爲建屋或裱屋工人。故未措意。荷美滋問曰。死者有何遺物。曰。其金庫中有金八十鎊。未行啓動。是加害者之目的。非爲盜物。確然可知。又其衣囊中有機洛克渥休電報一紙。荷美滋曰。此外尙有何物否。曰。案上尙有一玻璃杯。滿盛淨水。又窗臺有一小盒。中盛兩粒藥丸。然似非此案要據。荷美滋曰。吾悉知之矣。君謂藥丸非此案要據。實大謬。余請以此藥。試之於

諸君之前。因顧謂瓦達曰。余觀君所蓄小犬。久病不愈。殆難施救。曷一假僕。藉以試驗藥丸。瓦達諾。牽犬至。荷美滋卽搗藥丸置牛乳中。與犬飲。犬飲後。不見異狀。荷美滋深自疑訝。拱手凝思。旋若有悟。撫掌曰。吾知之矣。吾知之矣。復以其一丸置牛乳中。令犬飲。犬突倒。如觸電氣。遂斃。荷美滋乃言曰。君等所思皆誤。今將以余之思爲君等言之。此兩藥丸。一有毒。一無毒。有毒者。性最烈。食之立死。初余在朗林街三號。檢驗死體時。卽疑爲是藥所殺。然吾知君等當日。見死者身上。旣無一傷。又遺有指環。壁上書有血字。必且以此案爲極離奇。而自余觀之。有此轉爲易解。荷美滋語猶未終。格列斯彌曰。君謂此藥丸。卽加害者殺人之具。誠余等所未及料。然不得犯人。知此亦復奚益。君今旣知犯人所用之藥。亦能知犯人之名否。荷美滋曰。余固知之。第目前不能以告君等。托利亞瑪從旁言曰。何不竟告余等。以君一人捕之。緩而難。何如由警察署協力捕之。速而易。瓦達亦曰。君旣知犯人之名。曷不卽告彼等。俾犯人得早日就縛。荷美滋意似稍動。正籌思間。其部下

偵探隊長粵妥瑪忽至。汗且喘向荷美滋言曰。已偕犯人來。荷美滋卽從書屜內出布索一綑。謂粵妥瑪曰。呼之入。復曳出一箱。曰。余將命之運此去也。衆人旁視。咸不解。意彼將出旅行。旣一馭車者入。氣宇軒昂。向荷美滋曰。此箱亦載與俱耶。便屈身昇箱。荷美滋乘彼屈身時。卽反執其手。以索縛之。高聲告於衆曰。此卽毒殺篤列巴與斯塔達兩人之要犯。名妥米阿瞞。妥米阿瞞被縛時。猶莫知其案已破。聞荷美滋言。始知爲偵探所誘獲。如猛獸已入陷阱。欲逸不能。遂俯首無語。衆乃緊縛之。移押警察署。

第十一章

自妥米阿瞞被捕後。倫敦市上。衆口相傳。荷美滋之名大噪。而妥米阿瞞在警察署。直自認篤列巴與斯塔達兩人。皆已所殺。其言曰。余患動脈瘤。命在旦夕。不卜能否延至豫審日期。今將揭余苦衷。宣告世上。俾世人知余之罪。與普通殺人犯殊科。蓋余所殺之兩人。其罪實不容於社會。彼等曾殺余最愛之妻與妻之父。惟

以歷年久遠。證據不全。末由提訴法庭。使受正當之裁判。故余逕代法庭行罰。殺之以正其辜。要言之。卽復仇也。大致如是。願更進言其詳。以後皆彼詳供也。昔北美大陸中央。由錫拉奈巴達亘奈布拉斯加間。原有絕大沙漠。北自黃石河。南至哥羅拉託河。數百里內。不聞有雞犬聲。則無住民可知矣。顧地旣遼闊。氣候亦殊。其高處則盛夏亦積雪不消。平處則嚴冬亦砂如熾炭。低處則谿谷之間。急流奔喘。聲宏如雷。雖白晝亦陰暗無睹。而荒涼礮瘠之象。則到處皆同。其物產獸則狼鳥則鳶。草木雖有。皆不足爲藥材。以故無人徙居其地者。惟保尼族人。與黑種人。時一至其處行獵而已。砂漠中有一細徑。盤曲如蛇。他處望之不可見。惟立錫拉布蘭古高處得望見之。徑內人馬之迹甚夥。足徵時有行人往來。然經其地者。常見白色之物。纍然現於灰色砂中。是乃死於其地者之骨。細而緻密者爲人骨。大而粗疏者則馬骨也。距今十五六年前。五月四日。有一人行經此徑。貌瘠且衰。兩顴高出。面爲烈日所侵。色如牛革。鬚髮積塵。亦作黃色。眼眶深落。時放一種異光。

令人見而心慟。顧據其聲容以思其壯歲。當非庸碌者流。卽今猶可想見。時此老人迫於飢渴。身幾不支。意欲陟前山覓水飲。強登至山。竟不得水。而來往行人。以同在荒漠中。亦無攜有水者。老人太息言曰。吾其將死於此乎。因投銃於地。復從右肩卸下一大布包。時老人本欲輕卸於地。然以疲甚。手不從心。竟至滑落地。上乃有人從布包中。伸出其肥皙之兩拳。作聲呼曰。痛哉叔父。何使余墜地之重也。老人曰。痛耶。吾過矣。幸忍之。老人乃解布包。內現出一少女。僅五齡。貌秀慧。身着桃色上衣。與老人同困於飢渴。面色黃萎。但髻齡體氣充盈。不似老人之羸弱不堪耳。旋老人問少女曰。猶痛否。痛在何處。曷示余。余將爲爾治之。卽以手撫摩其體。復問曰。痛止否。少女曰。止矣。已忽張目四顧。問曰。吾母安往。老人慰解之曰。爾母耶。爾母現居天上。不復至人間世矣。爾毋躁。余異日當攜爾往省之。少女若不信。問曰。確耶。且問此間抑何枯燥。有井否。老人曰。紀兒亦渴耶。時少女忽得碎雲母石兩片。以示老人。曰。余欲持是返。以其一分贈吾兄。老人曰。甚善。繼出其手。瘦

硬如已枯樹枝。緊抱少女。凝視其面。哽咽言曰。紀兒聽之。昔同來之賈克奇叔父。與爾母。皆死於渴。余適來此。意或有水。詎亦無之。至攜來水瓶。則其中水已久罄。今余疲不能行。紀兒將伴余。同死此處矣。老人與少女言時。見天北遙空。有三黑點。漸飛至前。翹首視之。乃三大鴉鳥。及近。乃迴翔於二人之上。已止於前巖。適面二人立處。此鳥喜食人肉。美洲西部。傳爲死神之使。云。老人復續其語曰。紀兒聞之否。余與紀兒將同死此處。宜速向上帝。爲最後之祈禱。言竟。即敷巾於地。同坐行禱。其時少女之聲與老人之聲。如銀鈴與破鐘相和。三鳥仍立對處巖上。若守待之也者。禱畢。少女倦然思寢。因枕臥老人膝上。老人見少女已臥。已於是亦有睡意。卽撲地上。以手擁少女寢。

第十二章

時距二人所寢甚遠處。忽驚砂飛揚。迴環散漫。遠望之。幾疑爲雲爲霧。繼飛砂益騰至近。見沙障中有多人列隊而行。前行者乘馬。首裹白布。向西進。連亘如長蛇。

似一大殖民隊。其前隊已達。二人寢處山麓時。後隊猶在砂霧中。不知其所終極。就中有騎者。有步者。絡繹於途。不可勝數。更有無數婦人。背負重荷。匍匐道上。狀至可憫。蓋彼等非普通殖民隊。乃受宗教之迫害。因遠違故土。欲覓一自由天地。藉存其信仰之教宗。其時山下車聲。馬聲。人聲。雜然競作。喧闐如雷。幾至震破耳鼓。而二人身臥山上。寂然不聞。其前列已達山麓之四五人。身皆強悍。着毛織獵衣。肩銃騎馬。至此忽駐馬。互相籌謀。討論進行方向。議定復行。中有一年少者。既行復止。控鞞指山上言曰。曷觀彼。曷觀彼。同列者聞而仰視。則見山上一巖陰處。桃色衣袂。隨風飄舉。衆乃立馬上。移銃於手。後列者亦急趨前。若赴援者。一人曰。是伏敵。是伏敵。又一人曰。是土人。是土人。又一人曰。山上無土人。居住理。方諸人聚論時。中出一人。狀似隊長。曰。是宜速報長老。乃迴馭向後疾馳。餘人因見桃色衣袂。惹起其好奇心。咸下馬潛行登山。如斥候之偵敵。一少年最先至。見非伏敵。亦非土人。遂向衆揮手。示勿驚異。衆前視。則巖陰處。有一老人。身瘠髯長。但存皮

骨。傍爲少女。以兩手挽老人頸。首則伏老人胸。同臥一處。時三鴉鳥猶止前巖。見衆至。似大失望。引吭一聲。遂振翼飛向他處。二人聞鳥聲。忽醒。環顧左右。則此無人曠野。忽然走集多人。老人駭怪久之。頻拭目審視。疑此身猶在夢中。少女見狀亦大詫。但以手牽老人袖。心忐忑不敢作聲。

第十三章

後老人稍與衆語。乃知彼等來意。旋衆中壯者。挾二人下山。使居於隊內。隊中出一人。至肥壯。似指揮官。向老人問曰。爾何人。何故至此。老人曰。余名洪育。攝忌基。初有二十一人同來。欲巡歷此沙漠。以不識道路。誤至於此。此地既乏水飲。又乏食物。同來之人。遂相繼死。今僅存余與少女兩人。形影相弔。然亦有朝不保夕之憂。幸遇諸君救援。感謝何似。其人復問曰。此少女爲誰。是爾所生否。老人曰。非余所生。然不妨視如余之生女。余將來擬養爲己女。撫之成人也。其人又問曰。女何名。老人曰。名紀美。抑老人欲敬問君。君等人似不鮮。何以相率至此。其人答曰。

余等來自諾布。其地本有莊嚴教會。且厚有寺產。以爲他教所侵凌。不得已避之。至此。老人知諾布固多妻教繁盛之區。乃逡巡問曰。然則君等得毋爲多妻教徒耶。其人曰。然。余輩固多妻教徒。余輩祖師司彌司。乃受神意。爲人類創此教宗。故余輩崇信書於黃金板上之信條。未敢或怠。老人復問曰。君等由此奚適。其人遲疑曰。奚適耶。今尙未定。但從神之指示。山海不辭。言時卽向後走。曰。隨我來。將引爾謁僧正。宜注意。毋得無禮也。老人乃隨行。於無數馬車銜接中。見一車大而華美。前駕六馬。僧正端坐於內。靜心繙經。僧正年未三十。神氣弈弈。望而知爲意志絕強之人。見其人至。前報告。乃掩經聽。聽畢。謂老人曰。爾如立誓歸依吾教。則可攜以偕行。不然必死此沙漠中。爲鳥獸之餌。惟一旦旣歸吾教。則必恪守教條。不能因爾二人。致失衆人信仰。今爾願歸依吾教。抑甘心死此。其速決之。老人叩頭至地。惶恐言曰。承命歸依貴教。安敢別有異言。自今日始。余與少女誓爲多妻教信徒。仰乞僧正施教。僧正因召斯塔達長老。至。謂之曰。此二人。爾其食之以物。且

從容爲之講解教義。使生信仰心。此後指導二人之任。悉以付爾。言畢。顧謂從者曰。曠時久矣。速進。速進。於是全隊復整列進行。斯塔達長老自受僧正命後。卽偕二人入己車。與之食。且告之曰。是爲余之馬車。爾二人可隨意乘坐。再爾二人須時念已爲多妻教信徒。適僧正所言。不可忽視。蓋僧正之言。卽同於神之言。違之必不祥也。彼復述其教義。爲之諄諄告誡。至再至三。

第十四章

多妻教徒等。自密細細比河畔出發。中更無量艱險。卒抵烏塔齊地方。烏塔齊者。居落機山脈西。地多沃壤。當彼等來時。或與野獸格鬥。或與土番戰爭。備歷艱辛。始得償其目的。是實安格魯撒遜種人之特色。爲歷史上未有之大冒險旅行。今歷史家猶讚賞之多妻教徒等。抵烏塔齊後。乃捧唱謝神。僧正則爲其教徒。規畫一切。圖及久遠。僧正爲人。不特嫻武略。且精治理。彼於是就地繪圖。爲建設都市之計。又以土地分授徒衆。令耕之。且令能爲商者爲商。能爲工者爲工。布置井井。

各徒衆亦竭力奉行。致荒蕪之烏塔齊。頓成樂土。翌年復於市中建立教堂。與開關殖民地之紀念塔。逐年繁盛。儼然新國矣。老人與少女紀美。亦隨衆同抵烏塔齊。先是紀美在途中。以年穉而慧。又早喪母。頗得偕行婦女之同情。老人在途中。恒雜衆中操作。衆咸悅之。故及抵烏塔齊。得分受土地。與各徒衆等。老人既受土。卽於其間僦一小屋。厥後年年增築。迨五六年。竟成一廣廈。老人性勤敏。以時耕作。歲有贏餘。積至十二年。遂成鹽湖市中巨富。凡數鹽湖市富室者。必及老人。而不知老人之名爲恥。老人復善遇徒衆。徒衆亦敬愛之。惟老人素抱獨身主義。與多妻教極端相反。各教徒見其無妻。多勸之娶。彼輒不允。因之頗有疑其漠視教義。信教不篤者。老人從不與辯。亦不以其主義告人。久之。又有謂其非故違犯教條。特視財過重。其不娶爲吝。出養妻費者。老人任人如何譏彈。輒不肯易其素抱。而彼舍此一事外。雖至瑣細之事。平日皆遵奉教條。故人不甚以爲異。紀美居老人家。嘗助老人勞動。時年漸長。如好花初胎。益形媚曼。道傍行者。每見而駐足。

驚爲天人。紀美則若不自知。於己身將來如何。全未措意。

第十五章

六月某日晨。朝暾初上。鹽湖市上忽至大羣牛馬。蓋採鑛家與企業家。由此赴加里賀爾尼州者也。紀美是日因老人需購物。趨馬入市。及抵市口。遇一牛車。上載六人。梗不得入。紀美立馬以待。久不見退。伺隙便策馬。欲馬穿入牛羣中。馬見前路牛車填塞。驚退。紀美狼狽。力控馬。適一牛車之牛。其角忽觸馬腹。馬愈驚。大嘶昂立。紀美力不能制。雙手脫韁。勢欲墜。旁一壯夫。見狀甚險。疾前馴馬。取韁使紀美執之。爲曳馬離牛羣。至空曠處。紀美遇救。乃致辭謝。見其人健碩而長。眉間時露精悍之氣。身着獵衣。肩長獵銃。跨一棕色馬。其人聞謝謙讓。謂此馬良不易制。日後尙望留心。紀美復謝之。卽爲道別。轉馬去。其人見紀美如司春女神。長髮披肩。腰如束筍。不禁神往。後爲同儕督促。不得已乃他去。此人名安米阿瞞。生於聖路易。與同在奈巴達探覓鑛山。時因發見一銀鑛。特來鹽湖市。籌集資本。不圖

與紀美遇。心大迷惘。前此汲汲求富之熱忱。頓形消釋。而專注於紀美之一身。如噴火山猝然爆裂。火焰蒸騰。不可撲滅。且彼之愛紀美。專一堅純。非若多妻教徒之汎愛不專。隨時變易者。所可同日語。彼以曾救紀美之故。夜間遂造其家。與老人談甚洽。臨別。老人囑其有暇常來。後彼數數往。益相親善。而與紀美尤互有深情。匪易以筆墨摹繪。彼以貿遷往來。涉地頗廣。饒有經驗。且善言談。老人自近十一年已來。索居一室。於外間事。懵然無所聞知。及彼來時。以其在加里賀爾尼州所經營鑛業、漁業、牧畜等業。抵掌而談。或述其如何成功。或述其如何失利。情景逼真。娓娓可聽。故老人與紀美恆喜其來。得破室中岑寂。而老人於紀美與彼心事。已微有所窺。心亦願彼兩人。得成眷屬。因以己意告紀美。紀美垂聽。紅暈兩頰。嬌羞不語。心則私幸老人能遂己心。從此情天永無障礙。一日傍晚。忽聞門外有馬蹄聲。及戶而止。老人凭窗出望。則安米阿瞞與紀美立籬下。絮絮語。安米阿瞞以巾拭額上汗。告紀美以有事須暫適他處。然必獲重利歸。請毋以爲念。紀美問

何日成行。且何若是之促。安米阿瞞答以明日。紀美復問以何時歸。安米阿瞞曰。來月言時。因緊握紀美手而搖之。紀美低首無語。解胸間所懸薔薇授之。安米阿瞞稱謝。持薔薇至口。輕與接吻。旋以懸佩胸間。上馬逕去。紀美見安米阿瞞意態雄傑。馳馬入暮靄中。行漸遠。影漸微。直至不見其影。始返入戶。

第十六章

安米阿瞞去後。約三星期。老人獨居深念。安米阿瞞不久將歸。歸則必娶紀美去。留己一身。更形寂寞。思之不禁淒然以悲。若有人將奪其杖者。繼念此爲紀美一生幸福之事實。屬無可如何。因轉願安米阿瞞速歸。俾得卽成婚禮。蓋恐多妻教徒。或來求婚。殊難應付。納之則非己所願。不納又必多危險。前老人速字紀美於安米阿瞞。卽此用意。蓋多妻教中男子。每人必蓄數妻。多者且至數十。實屬慘無人理。然處此野蠻殖民地中。竟無敢非議之者。苟有人稍事非議。則必至忘其身。緣此殖民地中。握一切重權者。爲僧正與其次長老四人。凡涉宗教問題。他人概

無容喙之地。如有反對僧正所爲者。則信徒中組織之祕密隊。必暗殺之。其手段至詭祕。凡觸其怒者。則於夜間潛至其家。立絕其人之息。故殖民地之人心。常惴惴然。懼不自保。如居曠野中。時懼虎狼來攫者然。初祕密隊所欲制裁之人。僅行於改變宗旨者。後乃肆行不道。時於深夜以黑巾覆面。出沒各處。嗚喝行人。遇婦女則刼之去。聞各長老室中。日有新來婦人。掩面而泣。今其地居民。猶有能述其事者。某晨。老人將出治田。忽聞門鍵自啟。倚窗望之。則僧正已至。老人愕然。不審其以何事至。惟逆臆其來。必無善意。急出戶外。延之入。僧正略一顧盼。入室逕坐。厲聲曰。洪育攝忌基。余等曩在沙漠。救爾父女於垂死之中。又分以土地。乃有今日。爾知之否。老人曰。知之。此盛德。不敢忘。僧正曰。爾尙云不敢忘耶。余當日爲爾言。欲余救爾命。則爾當從吾教。爾隨自誓願從。今此誓爾殆忘之矣。老人仍曰。不敢忘。僧正曰。以余近日所聞。爾竟有違誓者。是何居。老人曰。無之。教會之費。無一次未繳。集會時亦無一次缺席。僧正曰。余所聞非此事。所聞者。爾乃無妻。今爾妻

安在言已張目四顧。老人囁嚅言曰。余……余之……余之妻耶。余亦甚以爲慮。奈近日婦女極少。有亦無願嫁余如是老耄者。是以今尙無妻。所幸余女紀美已長。朝夕侍養。別無不自由之患。僧正曰。今余卽爲爾女來。聞其貌甚美。余欲爲擇配一夫。老人聞言心躍色變。僧正斜睨之。復續其言曰。人又有言。爾女已與異教之人訂有婚約。余以爾尙誠懇。或不有此。顧此事果何如者。眞耶。抑言者之過耶。司彌司祖師信條第十三章曰。『我宗門女子。必嫁我宗門信徒。』爾記之否。余雖不信爾敢爲破宗之事。但不能不以問爾。卽將以此驗爾信仰如何。爾其熟思以答。且爾女旣屬妙齡。余必不以配老夫或醜漢。今有斯塔達之子。與篤列巴之子。兩人皆年少而富有資產。若以配其一。想爾必無間言。老人俯首聽畢。答曰。茲事須親與紀美謀。余不能代爲之主。乞僧正稍待。僧正曰。若是則余賜爾一月限期。此一月中。宜有以報我。言已起身欲去。忽止曰。屆時如有他言。余必不饒爾。其熟思以答。毋貽後悔。言時舉手向老人作欲擊狀。已昂然去。方老人與僧正問

對時。紀美在室內竊聽。及僧正去。見老人一人閒立。沈思甚苦。乃自其後出。聲淒以顫。問老人曰。適聞之言。余悉聞之。然則將若之何。時老人以手撫紀美之背曰。紀美勿懼。吾已有策在。若從僧正之言。竟棄安米阿瞞。知必大傷爾心。故吾未之許。紀美因緊握老人手。點額稱是。老人又曰。得婿如安米阿瞞。亦余所深願。若欲強余舍此。而就如餓鬼之長老。雖斷余首。亦不能從。明日幸有人往。奈巴達。余將爲書託其與安米阿瞞。爾毋哭。哭則淚汚爾面矣。紀美兩睫承淚。向老人言曰。余與安米阿瞞。縱能逃。出此處。然剩老父一人。又將奈何。老人曰。勿慮是。距今尙有一月限期。俟安米阿瞞歸。當可籌一萬全之策。老人與紀美言時。外雖強示鎮定。心實不寧。至夜。嚴鍵其戶。取室隅所置獵銃。拭油裝彈。枕之而寢。

第十七章

翌日。老人赴鹽湖市。乞往奈巴達者。爲遞書於安米阿瞞。其人允爲遞到。老人意相略舒。卽辭歸。意欲奔告紀美。使之歡悅。將至家門。見戶外二柱。各繫一馬。驚不

知所自來入則有二素未謀面之人。盤踞已室。一人瘦如狼。坐煖爐側。兩足直據地。一人肥如豬。以兩手插入衣囊。口唱俚俗之曲。其瘦者見老人至。起與作初見禮。曰。居彼者爲篤列巴長老之子。余則名斯塔達。昨奉父命。屬面與爾言婚。故特造訪。不識爾與爾女之意如何。現篤列巴有妻七人。余則僅有其四。似以與余爲善。篤列巴待斯塔達言畢。曰。不然。不然。有妻幾人可不述。但視其人之手腕。與其家之資財。余近又從父分得一水車。即增一二人。儘足自給。初老人默聽彼等所言。置不與理。繼而憤不可耐。乃持鞭趨兩人旁。呵斥之曰。爾等胡得爲此無禮之言。趣出。毋久溷此。余見爾等面。心輒作惡。先是兩人以己身爲長老之子。親臨其家。老人與女必出歡迎。矜爲無上榮寵。聞老人言。不覺瞠目結舌。並立如癡。老人曰。爾等尙不出耶。如不知出路者。則余將示爾。此門與窗皆可出。唯爾等自擇。趣出。趣出。時老人面赤手顫。舉鞭欲擊。兩人乃踉蹌奔出戶外。迴首謂老人曰。老漢記之。毋後悔。余等將歸訴僧正。異日方知余等權力也。老人曰。畜生。爾等尙欲言

耶。言時卽轉身登樓。欲取銃追擊。紀美泣曳其足。及兩人行已遠。乃釋之。此殖民地自開闢以來。是爲第一駭人聽聞之事。平時雖尋常末節。苟有畔僧正命令者。皆立致之死。老人雖倔強。然心知兩人旣歸。必不肯遽釋前憾。何時何地。必有祕密隊中人來圖暗殺。老人蓋知彼祕密隊中人來往杳無朕跡。殺人至奇。使人無從防禦。今覺己身無時無地。不在危險中。不禁栗然懼。且意僧正於此。必將有通告書來相詰責。翌晨醒。果見一小紙片。以針縫寢蓐上。適當老人之胸。上書「二十九日內卽宜決定。若……」老人取視。知二十九日云者。乃就一月限期中。而減去昨日之謂。若字下闕文。則爲若不決定。必有危險。所不解者。門戶鍵鎖如故。此書果由何人持來。此人果何自而入。其術之神。眞令人百思莫得。次日方早膳。紀美仰視樓板。大驚。則樓板中央大書「二十八」三字。紀美不解何意。老人防其懼。亦不以告之。是夜老人乃取銃置身傍。竟夜不寐。天明尋視。則窗板外又有三字。曰「二十七」。由是每夜皆有人來。標記日數。而逐減其一。或書於壁。或書於窗。

或書於柱。或書於地板。老人每見日數之字。輒心悸色朽。然以過於憂惶。體漸衰。飲食銳減。既而由二十漸減至十五。由十五而十。由十而七。而五。最後之日。漸漸近逼。而奈巴達杳無來音。後由五減至四。至三。所餘止兩日。老人於其次日之夜。隱几而坐。私念明日卽最後末日。安米阿瞞猶不來。希望已絕。若於今夜挈紀美出逃。則出路崎嶇。不知何出。且各路俱有人守衛。無僧正護照者。不能越境。是已與紀美。惟有待死而已。凝思間。忽聞何物抓扒音。時值夜闌。音雖微而聞甚晰。靜聽之。則其音似在門外。已又微聞叩門聲。老人聞聲齒震。意謂是必祕密隊中人。來行暗殺。否則來標記日數者。此兩種人。皆至可怖。繼以己身乃明日卽死之人。尙復有何畏懼。因出啓扉。視之。不見一物。出視籬下。亦無之。返身入。則見一長人。獸伏戶下。突躍起。老人驚退。睇視之。則安米阿瞞也。老人曰。爾爲安米阿瞞耶。闔室待君久矣。安米阿瞞急以手掩老人口。附其耳言曰。勿高聲言。餘事待他日再叙。今屋之四圍。皆有人守候。幸彼未知余來。願明日乃最後之日。今夜不行。必爲

所殺。余已備二馬一驢。繫在瓦細谷。請速準備出走。老人卽呼紀美起。治裝。安米阿瞞則爲攜取飲食之物。且促老人等。如裝已備。宜速行。今屋前後皆有人。但可踰窗出。至瓦細谷則有馬。及曙可越境也。老人曰。如途中見執。將若何。安米阿瞞卽從衣囊中出手鎗示之曰。其時則余以此……於是悉滅室內燈火。先窺視窗外。見天上衆星燦朗。不敢遽出。迨雲過翳星。乃一一屏息從窗內踰出。方欲步出籬外時。安米阿瞞忽曳兩人袖。使之反。潛伏於籬邊樹陰下。

第十八章

三人潛伏樹陰下時。見樹前一簇黑影。作山鼻鳴。距樹稍遠處。有聲和之。如相問答。旋一人影由樹前過。彼方亦來一人。彼等口中。含有呼哨。其聲恰如山鼻。乃知適所聞者。非山鼻。蓋彼等也。其一人曰。明日夜中。以鳴哨三次爲號。至三次則合力進行。願君毋忽。其他一人曰。諾。復曰。七九。其一人卽應聲曰。五七。此七九五七。乃彼等當夜所用口號。二人言畢。遂分向左右行。安米阿瞞待彼等行既遠。躍身

出。促老人與紀美行。行有頃。至一地。雙峯並峙。高插雲霄。中夾一谷。名瓦細谷。卽
妥米阿瞞繫馬處也。妥米阿瞞以一馬與老人。自乘一馬。而使紀美騎驢。扶之上。
彼卽前行爲導。所過皆層崖疊嶂。景色淒黯。曠無人煙。時遇巨巖。或聳立如巨人。
或蹲踞如猛獸。深夜過之。眞令人毛髮皆豎。乃行將越境時。紀美忽仰首見巖
上立一人。手持長鎗。居此守境。不覺以手指。驚呼曰。巖上有人。巖上有人。巖上
人卽發聲曰。夜行者誰。速止。妥米阿瞞卽駐馬。暗持手鎗向巖上。應聲曰。余等赴
奈巴達經商。決非宵小。請勿阻。巖上人不信。曰。有誰許爾行者否。妥米阿瞞曰。已
得僧正許可。巖上人因出暗號曰。七九。妥米阿瞞適在樹間。已聞得此暗號。隨應
聲曰。五七。巖上人遂任彼三人行。曰。且去。三人乃奮鞭鞭馬。過此路漸廣。馬行益
疾。從馬上迴視巖上人。則小如黑豆。三人心略定。如已脫暴君之勢力範圍。而入
自由天地。

第十九章

是夜。三人力行不輟。達旦則見兩面高山。皆凝積雪。旭日照之。璀璨奪目。已至一瀑布處。三人同下馬。飲水。蓋自昨宵出發以來。至此始息。日暮。山氣陰寒。乃棲巖穴宿。僅宿三四小時。復起。上馬。妥米阿瞞於上馬先。獨登高崗。顧瞬後路。不見有人來追。大快。並以安慰老人與紀美。日亭午。衆饑思食。而家中攜來食物。已食罄無餘。乃息影於一巖陰。掃集枯枝。敗葉。焚之。妥米阿瞞則肩銃出獵。山徑紆迴曲折。殊不易行。已歷數山。無物可獵。懊喪欲歸。忽見一絕壁。高數十碼。上有一獸。酷似羊。妥米阿瞞喜甚。伏地上。擬鎗射之。恰中。羊自絕壁上宛轉下。妥米阿瞞以羊肥重。一人不能負歸。乃割取其腿之肉。與腹之肉。束以藤苗。肩之。反時日已迫暮。妥米阿瞞來時。但計獵物。轉遶數山。至此乃失歸路。不得已任意行。顧山徑多髣髴。累行。累誤。累折歸。無何天益沈黑。妥米阿瞞四顧茫茫。焦悶欲絕。既於一地。遙見巖陰蓄火。急轉向彼方進行。將及其地。妥米阿瞞恐老人與紀美待已久不歸。盼之切。乃先出聲呼喊。詎不聞人應。但聞四山返響。再呼之。再不見應。心異之。疑

已出獵後。其地忽有他變。乃投肉路傍。循巖遍覓。則焚火處猶有星星餘紅。而老人與紀美已杳不可得。二馬一驢亦不知已何往。安米阿瞞見狀。持銃呆立。氣大沮。少間。乃拾餘燼。持照四向。忽見一堆紅土。近視之則新阡也。上立木標。繫以片紙。上書字曰。洪育攝忌基之墓。下註曰。鹽湖市人有罪死此。安米阿瞞閱後。知老人爲多妻教徒。追及被殺於此。大慟。因念老人與己。晝間方並轡而行。轉瞬竟成隔世。且念老人之死。乃由欲以紀美與己。致爲多妻教徒所嫉。死於無辜。己雖不殺老人。老人實由己而死。思至此。益悲不自勝。尋念及紀美。意亦必見殺。乃遍覓其墓。竟無有。繼而思之。必爲多妻教徒所追及。載與俱歸矣。時安米阿瞞徘徊巖下。念去者去。死者死。悲痛之餘。便擬舉銃自殺。既念己若卽死。則斯世誰復有能懲多妻教之橫肆。而慰老人在天之靈。不如拋此一身。爲老人復仇。卽爲社會除害。計定。乃返取投棄路旁羊肉。爇火炙之。分爲數日食料。肩向鹽湖市行。行六日。抵瓦細谷。卽昔與老人紀美等上馬處也。觸事傷懷。益難爲況。已聞馬蹄聲至。視

之則一多妻教中人。昔曾受己之惠者也。其人見安米阿瞞。驚問曰。君曷爲來此。現僧正索君正急。鹽湖市中。已遍張索君文告。請速自爲計。此間險甚。不可久居也。安米阿瞞曰。孰爲僧正。余視之。直畜生耳。余豈憚之者。願余欲問君。君於紀美下落。有所聞否。其人曰。紀美耶。聞彼已於昨夜嫁與篤列巴。長老之子。且聞篤列巴與斯塔達。初競欲娶之。後竟爲篤列巴所得。然有見紀美者。謂其顏色灰敗。大異疇曩。恐將不永人世。言之真慘也。安米阿瞞嚙齟言曰。篤列巴可恨。篤列巴可恨。旣而曰。君請去。勿與余久談。若爲人所見。且累君也。其人遂去。安米阿瞞肩銃。仍向鹽湖市行。紀美自歸篤列巴。不及一月。以憂鬱死。而篤列巴毫無哀意。惟其妻等。心傷同類之死亡。於其舉行葬式之前夜。爲之守喪。竟夕不寢。其夕二句鐘時。忽有一壯夫。身着破衣。自外入。視篤列巴衆妻若無睹。卽走紀美屍側。拔取其手上指環。倏出。奔向暗中去。安米阿瞞自入鹽湖市。常晝夜潛伏篤列巴與斯塔達家近處。思乘隙鋤之。有時從斯塔達窗外。擲彈入。有時於篤列巴行經山下時。

彼伏山上。拋巨石擊之。惜皆不中。二人懼。乃募徒衆。大索安米阿瞞。安米阿瞞知之。時適窮乏。無所得食。因暫避他所。爲人傭。迨傭資稍有所蓄。復來。則聞彼二人與其教徒爭。不勝。已去而之他。安米阿瞞遂亦去鹽湖市。遍探二人行蹤。一日忽遇之於阿哈育州格里布蘭郡。二人自見安米阿瞞。卽赴警察署。乞爲之保護。警察署乃暫拘安米阿瞞。及釋出。又聞二人已赴歐洲。安米阿瞞亦隨渡歐。歷巴黎。栢林。聖彼得堡等市。終追至於倫敦。

第二十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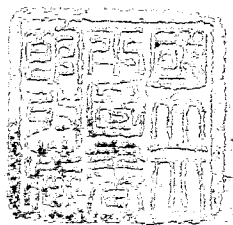
安米阿瞞語至此。略輟。索水飲。飲後。續語曰。余既追至倫敦。資斧已盡。乃爲御市旁馬車。每日循遊市上。適二人罪惡貫盈。余一日偶得彼等居宅。因日往來其宅前。候之出。又每日之夜。見其宅外停一馬車。車上滿載行李。余知其爲遷宅。乃守候弗去。迨二人出。卽遙尾之。旋二人停足語。余走前竊聽。則篤列巴謂因有要務。須暫他往。如事棘手。則須二三日乃返。屬斯塔達先至禮拓黎街哈佛郎處待之。

余時於斯塔達居處。業已聞知。乃專尾篤列巴行。觀其何往。孰意彼非他往。乃返前宅。及門。篤列巴逕入。俄聞室內聲沸。篤列巴奔出戶外。一少年執杖。自後追擊之。篤列巴懼爲少年追及。猝躍入余車。余心謂爾今日必不免矣。既入余車。則如鳥已入籠。生死之權。悉操於我。余於朗林街三號之空屋。久已留心。意謂倘得遇彼兇頑。則必牽入其中。使余得細數其罪。故預置其門鑰於身。篤列巴登車後。余正思設計誘入彼處。咄嗟間。苦思不得。幸彼數於途中下車。入肆飲酒。似在前宅受辱。將藉酒雪之者。余見其已醉。遂驅車直駛朗林街。至空屋前。余誑之曰。已抵哈佛郎宅。便令下車。引之入。既反鎖其室。時屋外大雨如注。行人已稀。余篝燈出紀美指環。詢之曰。爾識余否。抑識此物否。篤列巴醉眼朦朧。注視余面。已若有所悟。身忽發震。向後疾退。固乞余貸其一命。余心樂而笑。數年積恨。此際都消。謂之曰。爾既至此。尙欲生耶。但如爾鄙穢之人。余不屑以手誅爾。今有藥丸一粒。試吞之。觀上帝果縱爾不道。抑助余復仇。此藥丸係余曩在美洲育克大學爲學僕。

時。從實驗室中盜出者。性毒且劇。服之立死。後余復仿製無毒者若干。屢入。常置懷中。冀一日遇彼等時。但令已與敵各飲一丸。無事決鬥。余言至此。知諸君必謂此策甚愚。倘已誤飲其有毒者。詎不大敗乃事。然余深信上帝不助惡人。決不致敗。當余欲篤列巴飲此丸時。彼初拒不飲。持刃脅之。乃勉飲。飲後。面色立現青白。突倒室中。余時以精神激越。心臟翕翕作聲。鼻血充溢。噴地板上。旋以足擦視篤列巴。已絕息。乃以指染血。書「拉黑」二字於壁間。書竟卽出。旋悟指鏗已失。意必遺在室中。欲返取。則警察因室中燈火未滅。適在門外窺探。余遂佯爲醉人行歌而去。余旣殺篤列巴。乃轉尋斯塔達。詎彼伏居室中。久不見出。余急不能待。乃於昨曉踰窗入。斯塔達見余大驚。欲遁。余突捉之。彼勢窮。與余反鬥。余因出刀砍斃之。余此生目的已達。意欲積有旅費。卽歸故里。靜送餘生。不意忽爲彼少年誘獲。轉質於此。余不知諸君聽余所供。果作何想。而余實自以與尋常殺人事不同。使諸君處余境地。爲公義。爲私情。當必與余所行。同出一轍。安米阿瞞供詞。至此已

畢。翌日晚膳時。荷美滋謂瓦達曰。茲事顛末。君既悉聞之矣。今請以余偵探方術。爲君言之。第一加害者之目的。非在盜物。觀死人身帶用品。一無遺失。即可瞭然。其次所起之疑問。則爲男女戀愛不遂。或政治主義不同。然余則斷定爲由於男女之關係。何言之。如屬政治上公敵。自與私仇不同。苟殺其人。便稱了事。不必使其人多感恐怖。至篤列巴則已死面容。猶呈懼色。且余前致格里布蘭郡警察署電中。曾詢及被害者與婦人之關係。有無因婦人受人怨恨之事。覆電則謂彼因一婦人。大爲安米阿瞞所恨。曾來署請加保護云云。余得是。自信益固。余前曾謂被害者與加害者。係同乘一車。至彼空屋。君憶之否。繼從各方面思之。知加害者與御車者。卽同一人。因屬余部下少年。探詢有無安米阿瞞其人御馬車者。余意安米阿瞞追二人至倫敦後。欲偵伺二人蹤跡。必以御馬車爲最宜。蓋若二人誤乘其車。彼卽可行其素志。及彼素志已遂。又以驟易職業。或變更姓名。反易招人疑惑。不如行若無事。執業如常。此廣大之倫敦市中。誰復有識己者。余當時臆測。

如此。頗自以爲不謬。但破獲如是之速。實余初意所不及料。荷美滋言至此。舉杯向瓦達曰。請爲僕盡一觴。越二日。安米阿瞞以動脈瘤暴裂。不及豫審。竟死。而著者此書材料。蓋採自瓦達日記云。



商 務 印 書 館
(精) (印)

五 彩 地 圖

最近出版
教科適用

中華新地圖
中華分道圖

廿六幅
一幅

四角
八角

中華地文圖
五洲新圖

近刊
近刊

各省
地圖

奉天 江蘇
直隸 安徽
山東 四川
浙江 湖北
湖南

各省明細全圖

每幅八角

浙江 安徽
山東 四川
直隸 湖北
江蘇 湖南

各省全圖

甲種二元
乙種五角
丙種二元

湖北
廣東

袖珍全圖

每份二角五分

世界全圖

坤輿東西兩半球圖 兩幅
甲種各三元半 丙種一元二角五分
坤輿方圖
甲種一元二角 丙種八角
世界新輿圖 定價七元
新撰瀛寰全圖 定價一元

本國總圖

中國全圖 定價四元
中國輿地全圖 一元二角
中國新輿圖 定價五元
中國全圖
甲種四元五角
乙種四元
丙種一元八角

學校最適用各種暗射圖

東半球暗射圖 兩幅
甲種各三元半
乙種一元二角半
丙種一元二角半
世界暗射圖
甲種三元 乙種二元 丙種一元
中國暗射圖
甲種三元半 乙種三元 丙種一元二角

說部叢書

初集各百種

定價二十元
廿八元

小說月報

月出一冊每冊二角五分預定全年二元五角郵費每冊二分五釐

本報載長篇小說。短篇小說。皆由各名家分類撰譯。情文兼擅。并有譯叢筆記。文苑。戲曲等。

舊小說

六集二十冊 全部六元

吳會祺編 上溯漢魏。下迄清末。凡千餘種名家小說。萃其精華。都為一編。誠藝苑之巨觀也。

新小說

二百餘種另印目錄函索即贈

倫理。政治。軍事。歷史。實業。社會。科學。義俠。偵探。冒險。滑稽。寓言。言情。神怪。各類無不具備。

林譯小說

五十種九十七冊全部十六元

本館前出版之林琴南先生譯述歐美名家小說。茲特彙刊成部。俾便購閱。

小本小說

一百餘種 每冊一角至二角

本館為愛讀諸君攜帶便利起見。特選最新奇。最有興味之小說百餘種。訂成小本。廉價發售。

五(1025)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六日初版發行

(壁 上 血 書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著 作 人

徐

大

發 行 人

印

有

模

印 刷 人

鮑

咸

昌

印 刷 所

商

務

館

總發行所

商

務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長沙 安慶 蕪湖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福州 廣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澳門 香港

